

<<中国文化的命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文化的命运>>

13位ISBN编号：9787508623795

10位ISBN编号：7508623797

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时间：中信出版社

作者：梁漱溟

页数：17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中国文化的命运>>

内容概要

本书是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生整理编辑的梁漱溟文稿，其中三分之二是未曾公开出版的遗稿，时隔七十年之后第一次呈现给读者，内容主要是议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及其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塑造的影响，并用中西比较的视角，观察两种文化的根本不同，几十年前的见解远超过今人的庸论。

本书可为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提供一个最有价值的读本。

梁先生在几十年前对中国和中国文化诸多问题的思考，可启发我们去积极思索：在未来30年，中国文化到底将走向何方。

<<中国文化的命运>>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其主要著作包括：《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中国文化的命运>>

书籍目录

第一辑 中国文化之精神 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 二以为这问题还远的不对 三中西学术之不同 四中国人则怎样 五中国文化个性殊强 六西人所长吾人所短 七宗教在中国 八中国以道德代宗教 九两种理和两种错误 十中国民族精神所在 十一人权自由之所以不见 十二中国文化五大病 十三中华民族是人类一奇迹

第二辑 社会演进上中西殊途 一社会构造是文化的骨干 二近代西洋社会生活 三最近潮流之转换 四对照来看中国社会 五试解释其所以然 六文化之形成和变迁 七中西文化的分水岭 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 九基督教的精神 十集团生活之血底锻炼 十一欧洲中世社会 十二基尔特制度 十三城市自主 十四何谓集团生活 十五中国之缺乏于此 十六中国民族性的缺点 十七中西社会构造不同 十八伦理本位底社会 十九职业分途底社会 二十伦理本位与职业分途 二十一人生态度之特点 二十二最大之偏失 二十三人生第二态度

第三辑 发挥中国的长处 以吸收外国的长处 一中西文化长短之比较 二西洋文化的长处在对物 三何谓民主 四中国人究竟缺乏什么 五西洋人团体生活之发展及转变 六今天世界文化之三大类型 七中国何故无民主 八世界今后文化之新趋势 九中国民族精神两特点 十以中国精神引进团体组织 十一以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

<<中国文化的命运>>

章节摘录

二以为这问题还远的不对第一，我们先说这个问题是很急迫的问题，并非是很远的问题，可以俟诸将来再解决的。

我们现在放开眼去看，所谓东西文化的问题，现在是怎样情形呢？我们所看见的，几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欧美等国完全是西方化的领域，固然不须说了。

就是东方各国，凡能领受接纳西方化而又能运用的，方能使它的民族、国家站得住；凡来不及领受接纳西方化的即被西方化的强力所占领。

前一种的国家，例如日本，因为领受接纳西方化，故能维持其国家之存在，并且能很强盛的立在这个世界上；后一种的国家，例如印度、朝鲜、安南、缅甸，都是没有来得及去采用西方化，结果遂为西方化的强力所占领。

而唯一东方化发源地的中国也为西方化所压迫，差不多西方化撞进门来已竟好几十年，使秉受东方化很久的中国人，也不能不改变生活，采用西方化！几乎我们现在的生活，无论精神方面、社会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充满了西方化，这是无法否认的。

所以这个问题的现状，并非东方化与西方化对垒的战争，完全是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绝对的胜利，绝对的压迫！这个问题此刻要问：东方化究竟能否存在？再其次，我们来看秉受东方化最久，浸润于东方化最深的中国国民对于西方化的压迫历来是用怎样的方法去对付呢？西方化对于这块土地发展的步骤是怎样呢？据我们所观察，中国自从明朝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李之藻翻译《谈天》，西方化才输到中国来。

这类学问本来完全是理智方面的东西，而中国人对于理智方面很少创造，所以对于这类学问的输入并不发生冲突。

直到清康熙时，西方的天文、数学输入亦还是如此。

后来到咸同年间，因西方化的输入，大家看见西洋火炮、铁甲、声、光、化、电的奇妙，因为此种是中国所不会的，我们不可不采取它的长处，将此种学来。

此时对于西方化的态度亦仅此而已。

所以，那时曾文正、李文忠等创办上海制造局，在制造局内译书，在北洋练海军，马尾办船政。

这种态度差不多有几十年之久，直到光绪二十几年仍是如此。

所以这时代名臣的奏议，通人的著作，书院的文课，考试的闱墨以及所谓时务书一类，都想将西洋这种东西搬到中国来，这时候全然没有留意西洋这些东西并非凭空来的，却有它们的来源。

它们的来源，就是西方的根本文化。

有西方的根本文化，才产生西洋火炮、铁甲、声、光、化、电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于东方从来的文化是不相容的。

他们全然没有留意此点，以为西洋这些东西好象一个瓜，我们仅将瓜蔓截断，就可以搬过来！如此的轻轻一改变，不单这些东西搬不过来，并且使中国旧有的文化步骤也全乱了——我方才说这些东西与东方从来的文化是不相容的。

他们本来没有见到文化的问题，仅只看见外面的结果，以为将此种结果调换改动，中国就可以富强，而不知道全不成功的！及至甲午之役，海军全体覆没，于是大家始晓得火炮、铁甲、声、光、化、电，不是如此可以拿过来的，这些东西后面还有根本的东西。

乃提倡废科举，兴学校，建铁路，办实业。

此种思想盛行于当时，于是有戊戌之变法不成而继之以庚子的事变，于是变法的声更盛。

这种运动的结果，科举废，学校兴，大家又逐渐着意到政治制度上面，以为西方化之所以为西方化，不单在办实业、兴学校，而在西洋的立宪制度、代议制度。

于是大家又群趋于政治制度一方面，所以有立宪论与革命论两派。

在主张立宪论的以为假使我们的主张可以实现，则对于西洋文化的规模就完全有了，而可以同日本一样，变成很强盛的国家。

——革命论的意思也是如此。

这时的态度既着目在政治制度一点，所以革命论家奔走革命，立宪论家请求开国会，设谘议局，预备

<<中国文化的命运>>

立宪。

后来的结果，立宪论的主张逐渐实现；而革命论的主张也在辛亥年成功。

此种政治的改革虽然不能说将西方的政治制度当真采用，而确是一个改变；此时所用的政体决非中国固有的政治制度。

但是这种改革的结果，西洋的政治制度实际上仍不能在中国实现，虽然革命有十年之久，而因为中国人不会运用，所以这种政治制度始终没有安设在中国。

于是大家乃有更进一步的觉悟，以为政治的改革仍是枝叶，还有更根本的问题在后头。

假使不从更根本的地方作起，则所有种种作法都是不中用的，乃至所有西洋文化，都不能领受接纳的。

此种觉悟的时期很难显明的划分出来，而稍微显著的一点，不能不算《新青年》陈独秀他们几位先生

他们的意思要想将种种枝叶抛开，直截了当去求最后的根本。

所谓根本就是整个的西方文化——是整个文化不相同的问题。

如果单采用此种政治制度是不成功的，须根本的通盘换过才可。

而最根本的就是伦理思想——人生哲学——所以陈先生在他所作的《吾人之最后觉悟》一文中以为种种改革通用不着，现在觉得最根本的在伦理思想。

对此种根本所在不能改革，则所有改革皆无效用。

到了这时才发现了西方化的根本的所在，中国不单火炮、铁甲、声、光、化、电、政治制度不及西方，乃至道德都不对的！这是两方问题接触最后不能不问到的一点，我们也不能不叹服陈先生头脑的明利！因为大家对于两种文化的不同都容易马糊，而陈先生很能认清其不同，并且见到西方化是整个的东西，不能枝枝节节零碎来看！这时候因为有此种觉悟，大家提倡此时最应做的莫过于思想之改革——文化运动。

经他们几位提倡了四五年，将风气开辟，于是大家都以为现在最要紧的是思想之改革——文化运动——不是政治的问题。

我们看见当时最注重政治问题的如梁任公一辈人到此刻大家都弃掉了政治的生涯而趋重学术思想的改革方面。

如梁任公林宗孟等所组织的新学会的宣言书，实在是我们很好的参证的材料，足以证明大家对于西方文化态度的改变！到了此时，已然问到两文化最后的根本了。

现在对于东西文化的问题，差不多是要问：西方化对于东方化，是否要连根拔掉？中国人对于西方化的输入，态度逐渐变迁，东方化对于西方化步步的退让，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的节节斩伐！到了最后的问题是已将枝叶去掉，要向咽喉去着刀！而将中国化根本打倒！我们很欢迎此种问题，因为从前枝枝节节的做去，实在徒劳无功。

此时问到根本，正是要下解决的时候，非有此种解决，中国民族不会打出一条活路来！所以此种问题并非远大事业，是明明对于中国人逼着讨一个解决！中国人是否要将中国化连根的抛弃？本来承受东方化的民族不只一个，却是日本人很早就采用西方化，所以此刻对此问题并不成问题；而印度、安南、朝鲜、缅甸，皆为西方化之强力所占领，对于此问题也不十分急迫，因为他们国家的生活是由别人指挥着去做。

现在中国，无论如何还算是很困难的境遇里自己可以自谋——对于自己的生活要自己做主。

因为要自谋的缘故，所以对于政治采用某种，文化采用某种还要自决。

所以别的民族不感受东西文化问题的急迫，而单单对中国人逼讨一个解决！可见这个问题在中国决不是远的问题而是很急迫的问题了。

照以上所说，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接触，逐渐问到最后的根本；对付的态度起先是枝枝节节的，而此刻晓得要从根本上下解决。

此种从根本上下解决的意思，从前很少有人谈及。

前三四年只看见我的朋友李守常先生作了一篇《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的文章。

他在这篇文章里面，大要以为东方文明之根本精神在静，西方文明之根本精神在动。

——而他说：0“苟不将静止的精神根本的扫荡，或将物质的生活一切屏绝，长此沉延在此矛盾现象

<<中国文化的命运>>

中以为生活，其结果必蹈于自杀，盖以半死不活之人驾行飞艇，使发昏带醉之人御摩托车，人固死于艇车之下，车亦毁于其人之手。

以英雄政治、贤人政治之理想施行民主政治，以肃静无哗唯诺一致之心理希望代议政治，以万世一系一成不变之观念运用自由宪法，其国之政治固以阢隍不宁，此种政治之妙用亦必毁于若而国中。

总之守静的态度持静的观念，以临动的生活，必至人身与器物，国家与制度都归于粉碎，世间最可怖之事莫过于斯矣。

”李先生的话说的很痛快!他很觉得东西文化根本之不同，如果做中国式的生活就须完全做中国式的生活；如果做西方式的生活就须完全做西方式的生活；矛盾的现象是不能行，并且非常可怕的。

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是很远而可以俟诸未来的问题，确是很急迫而单单对于中国人逼讨一个解决的问题。

我们处在此种形势之下逼迫得很紧，实在无从闪避，应当从速谋应付的方法。

应付的方法大约不外三条路：(一)倘然东方化与西方化果真不并立而又无可通，到今日要绝其根株，那么，我们须要自觉的如何彻底的改革，赶快应付上去，不要与东方化同归于尽；(二)倘然东方化受西方化的压迫不足虑，东方化确要翻身的，那么，与今日之局面如何求其通，亦须有真实的解决积极的做去，不要作梦发呆卒致倾覆；(三)倘然东方化与西方化果有调和融通之道，那也一定不是现在这种“参用西法”可以算数的，须要赶快有个清楚、明白的解决，好打开一条活路，决不能有疲缓的态度。

这三条路究竟哪一条路对，我们不得而知，而无论开辟出哪条路来，我们非有根本的解决不成，决非马糊含混可以过去的。

李君的话我们看去实在很对，我们历年所以不能使所采用的西方化的政治制度实际的安设在我们国家社会的原故，全然不是某一个人的罪过，全然不是零碎的问题；虽然前清皇室宣布立宪之无真意，袁项城帝制自为之野心，以及近年来“军阀”之捣乱，不能不算一种梗阻而却不能算正面的原因。

其正面的原因，在于中国一般国民始终不能克服这梗阻，而所以不能克服梗阻的原故，因为中国人民在此种西方化政治制度之下仍旧保持在东方化的政治制度底下所抱的态度。

东方化的态度，根本上与西方化刺谬；此种态度不改，西方化的政治制度绝对不会安设上去!甚或不将西方化创造此种政治制度的意思全然消没不止!我们这几年的痛苦全在于此，并非零碎的一端，是很大的根本问题。

此刻我们非从根本上下解决不可。

是怎样可以使根本态度上有采用西方化的精神，能通盘受用西方化?李君所说虽然很急迫，而其文章之归结还是希望调和融通，而怎样调和融通，他也没有说出来，仍就俟诸未来，此点差不多是李君自己的矛盾。

我以为这种事业虽然要在未来成就，而问题却不在未来，实在是目前很急迫的问题啊!三中西学术之不同在我思想中的根本观念是“生命”、“自然”，看宇宙是活的，一切以自然为宗。

仿佛有点看重自然，不看重人为。

这个路数是中国的路数。

中国两个重要学派——儒家与道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

如《四书》上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都是充分表现生命自然的意思。

在儒家中，尤其孟子所传的一派，更是这个路数。

仿佛只要他本来的，不想于此外更有什么。

例如，发挥本性，尽量充实自己原有的可能性等，都是如此。

我曾有一个时期致力过佛学，然后转到儒家。

于初转入儒家，给我启发最大，使我得门而入的，是明儒王心斋先生；他最称颂自然，我便是由此而对儒家的意思有所理会。

开始理会甚粗浅，但无粗浅则不能入门。

后来再与西洋思想印证，觉得最能发挥尽致，使我深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其主要代表者为柏格森

<<中国文化的命运>>

记得二十年前，余购读柏氏名著，读时甚慢，当时尝有愿心，愿有从容时间尽读柏氏书，是人生一大乐事。

柏氏说理最痛快、透彻、聪明。

美国詹姆士、杜威与柏氏，虽非同一学派，但皆曾得力于生命观念，受生物学影响，而后成其所学。

苟细读杜氏书，自可发现其根本观念之所在，即可知其说来说去者之为何。

凡真学问家，必皆有其根本观念，有其到处运用之方法，或到处运用的眼光；否则便不足以称为学问家，特记诵之学耳！真学问家在方法上，必有其独到处，不同学派即不同方法。

在学问上，结论并不很重要，犹之数学上算式列对，得数并不很重要一样。

再则，对于我用思想做学问之有帮助者，厥为读医书（我读医书与读佛书同样无师承）。

医书所启发于我者仍为生命。

我对医学所明白的，就是明白了生命，知道生病时要多靠自己，不要过信医生，药物的力量原是有限的。

简言之，恢复身体健康，须完全靠生命自己的力量，别无外物可靠。

外力仅可多少有一点帮助，药物如果有灵，是因其恰好用得合适，把生命力开出来。

如用之不当，不唯不能开出生命力，反要妨碍生命的。

用药不是好就是坏，不好不坏者甚少，不好不坏不算药，仅等于喝水而已。

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柢。

在医学上，我同样也可说两句有关于不同学派或不同方法的话。

中西医都是治病，其对象应是一个。

所以我最初曾想：“如果都只在一个对象上研究，虽其见解说法不同，但总可发现有其相同相通处。”

所以在我未读医书前，常想沟通中西医学。

不料及读后，始知这观念不正确，中西医竟是无法可以沟通的。

虽今人仍多有欲沟通之者（如丁福保著《中西医通》，日人对此用工夫者亦甚多）。

但结果亦只是在枝节处，偶然发现中医书上某句话合于科学，或发现某种药物经化验认为可用，又或发现中医所用单方有效，可以采用等。

然都不能算是沟通。

因其是彻头彻尾不同的两套方法。

单站在西医科学的立场上，说中医某条是对了，这不能算是已融取了中医的长处。

若仅依西医的根本态度与方法，而零碎的东拾西捡，那只能算是整理中医，给中医一点说明，并没有把中医根本容纳进来。

要把中医根本容纳进来确实不行；那样，西医便须放弃其自己的根本方法，则又不成其为西医了。

所以，最后我是明白了沟通中西医为不可能。

如问我：中西医根本不同之点既在方法，将来是否永为两套？我于此虽难作肯定的答复，但比较可信的是，最后是可以沟通的，不过须在较远的将来。

较远到何时？要在西医根本转变到可以接近或至沟通中医时。

中医大概不能转变，因其没有办法，不能说明自己，不能整理自己，故不能进步，恐其只有这个样子了。

只有待西医根本方法转变，能与其接近，从西医来说明他，认识他。

否则中医将是打不倒也立不起来的。

说西医转变接近中医，仿佛是说西医失败，实则倒是中医归了西医。

因中医不能解释自己，认识自己，从人家才得到解释认识，系统自然还是人家的。

须在西医系统扩大时才能容纳中医，这须有待于较远的将来。

此将来究有多远？依我看，必须待西医对生命有所悟，能以生命作研究对象时；亦即现在西医研究的对象为身体而非生命，再前进如对生命能更有了解认识时。

依我观察，现在西医对生命认识不足，实其大短。

因其比较看人为各部机关所合成，故其治病几与修理机器相近。

<<中国文化的命运>>

中医还能算是学问，和其还能站得住者，即在其彻头彻尾为一生命观念，与西医恰好是两套。

试举一例：我的第一个男孩，六岁得病，迁延甚久，最后是肚子大，腹膜中有水，送入日本医院就医，主治大夫是专门研究儿科的医学博士，他说必须水消腹小才好，这话当然不错。

他遂用多方让水消，最后果然水消腹小，他以为是病好了，不料出院不到二十分钟即死去。

这便是他只注意部分的肚子，而不注意整个生命的明证。

西医也切脉，但与中医切脉不同。

中医切脉，如人将死，一定知道，西医则否。

中医切脉，是验生命力量的盛衰，着意整个生命。

西医则只注意部分机关，对整个生命之变化消息，注意不够。

中西医之不同，可以从许多地方比较，此不过略示一例。

再如眼睛有病，在西医只说是眼睛有病，中医则说是整个身体失调。

通俗的见解是外科找西医，内科找中医，此见解虽不高明，但亦有其来源。

盖外科是比较偏于局部的，内科则是关于整个生命。

西医除对中毒一项，认为是全身之事外，其他任何病症，皆必求其病灶，往往于死后剖视其病灶所在

。将病与症候分开，此方法原来是很精确的，但惜其失处即在于局部观察。

中医常是囫圇不分的，没有西医精确，如对咳嗽吐血发烧等都看作病，其实这些只是病的症候，未能将病与症候分开。

普通中国医生，只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一些从古相传的方法；这在学理上说，当然不够，但这些方法固亦有其学理上的根据。

凡是学问，皆有其根本方法与眼光，而不在于得数，中医是有其根本方法与眼光的，无奈普通医生只会用古人的得数，所以不能算是学问。

大概中国种种学术——尤其医学与拳术，往深处追求，都可发现其根本方法眼光是归根于道家。

凡古代名医都是神仙家之流，如葛洪、陶弘景、华佗等，他们不单是有一些零碎的技巧法子，实是有其根本所在，仿佛如庄子所说“技而近乎道矣”。

他们技巧的根本所在，是能与道相通。

道者何？道即是宇宙的大生命，通乎道，即与宇宙的大生命相通。

在中西医学上的不同，实可以代表中西一切学术的不同：西医是走科学的路，中医是走玄学的路。

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即在其站在静的地方去客观地观察，他没有宇宙实体，只能立于外面来观察现象，故一切皆化为静；最后将一切现象，都化为数学方式表示出来，科学即是一切数学化。

一切可以数学表示，便是一切都纳入科学之时，这种一切静化数学化，是人类为要操纵控制自然所必走的路子；但这仅是一种方法，而非真实。

真实是动的不可分的(整个一体的)。

在科学中恰没有此“动”，没有此“不可分”；所谓“动”，“整个一体不可分”，“通宇宙生命为一体”等，全是不能用眼向外看，用手向外摸，用耳向外听，乃至用心向外想所能得到的。

反是必须收视返听，向内用力而后可。

本来生命是盲目的，普通人的智慧，每为盲目的生命所用，故智慧亦每变为盲目的，表现出有很大的机械性。

但在中国与印度则恰不然，他是要人智慧不向外用，而返用之于自己生命，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

印度且不说，在中国儒家道家都是如此。

儒家之所谓圣人，就是最能了解自己，使生命成为智慧的。

普通人之所以异于圣人者，就在于对自己不了解，对自己没办法，只往前盲目地机械地生活，走到哪里是哪里。

儒家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便是表示生命已成功为智慧的——仿佛通体透明似的。

道家与儒家，本是同样地要求了解自己，其分别处，在儒家是用全副力量求能了解自己的心理，如所谓反省等(此处不能细说，细说则必与现代心理学作一比较才可明白，现代心理学最反对内省法，但内

<<中国文化的命运>>

省法与反省不同)。

道家则是要求能了解自己的生理，其主要的工夫是静坐，静坐就是收视返听，不用眼看耳听外面，而看听内里——看听乃是譬喻，真意指了解认识。

开始注意认识的入手处在呼吸、血液循环、消化等，注意呼吸，使所有呼吸处都能觉察出来。

呼吸、血液循环、消化等，是不随意肌的活动；关乎这些，人平常多不甘用心去管他，道家反是将心跟着呼吸、血液循环、消化等去走，以求了解他。

譬如呼吸——通体(皮肤)都有呼吸，他都要求了解认识，而后能慢慢地去操纵呼吸、血液循环。

消化营养等也全是如此，他都有的一种细微而清楚的觉察。

平常人不自觉地活动着的地方，他都有一个觉察，这同样是将智慧返用诸本身。

于此才可以产生高明的医学。

中国医学之根本在此。

高明医学家，大多是相传的神仙之流的原因亦在此。

神仙，我们虽然不曾见过，但据我推想，他可以有其与平常人之不同处，不吃饭也许是可能的。

他可以见得远，听得细，闻人所未闻，见人所未见。

蚂蚁走路声音虽细，但总有声音当是可信的，以其——神仙——是静极了，能听见蚂蚁走路，应亦是可能的。

人的智慧真了不起，用到哪里，则哪里的作用便特别发达，有为人所想像不到的奇妙。

道家完全是以养生术为根本，中国拳术亦必与道家相通，否则便不成其为拳术。

这种养生术很接近玄学，或可谓之为玄学的初步，或差不多就是玄学。

所谓差不多者，因这种收视返听，还不能算是内观；比较着向外，可说是向内观，但其所观仍“是外而非内，似内仍为外”。

如所观察之呼吸、血液循环、消化等，仍非生命本体。

人的生命，本与宇宙大生命为整个一体，契合无间，无彼此相对，无能观与所观，如此方是真的玄学，玄学才到家。

道家还是两面，虽最后也许没有两面，但开头却是有的。

他所体察者是返观而非反省，因其有能知与所知两面，故仍不是一体。

以上是推论的话，但也只能作此推论。

我们从古人书籍中所能理解的古人造诣，深觉得道家的返观仍甚粗浅，虽其最后也许可以由粗浅而即于高深。

道家对呼吸、消化、循环等之能认识了解、操纵运用，其在医学上的贡献，真是了不得。

西医无论如何解剖，但其所看到的仍仅是生命活动剩下的痕迹，而非生命活动的本身，无由去推论其变化。

在解剖上，无论用怎样精致的显微镜，结果所见仍是粗浅的；无论用如何最高等的工夫，结果所产生的观念亦终是想像的，而非整个一体的生命。

道家则是从生命正在活动时，就参加体验，故其所得者乃为生命之活体。

总之，东西是两条不同的路：一面的根本方法与眼光是静的、科学的、数学化的、可分的。

一面的根本方法与眼光是动的、玄学的、正在运行中不可分的。

这两条路，结果中国的这个方法倒会占优胜。

无奈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不用说现在无神仙之流的高明医生，即有，他站在现代学术的面前，亦将毫无办法，结果恐亦只能如变戏法似的玩一套把戏，使人惊异而已。

因其不能说明自己，即说，人家也不能了解，也不信服。

所以说中医是有其学术上的价值与地位，惜其莫能自明。

中西医学现在实无法沟通。

能沟通，亦须在较远的将来始有可能。

而此可能之机在西医，在其能慢慢地研究、进步、转变，渐与中医方法接近，将中医收容进来；中医只有站在被动的地位等人来认识他。

所以从这一点说，西洋科学的路子，是学问的正统，从此前进可转出与科学不同的东西来；但必须从

<<中国文化的命运>>

此处转，才有途径可循。

我常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没有经过许多层次阶段，而是一步登天；所以现在只有等着人家前来接受他。

否则只是一个古董，人家拿他没办法，自己亦没办法。

中西医比较着看，西医之最大所长，而为中医之最大所短的，是西医能发现病菌，中医则未能。

中医是从整个生命的变化消长上来论病，是以人为单位，这样固对。

但他不知道有时这其中并不是一个单位，而是有两个能变化消长的力量。

一则是身体的强弱虚实，一则是病菌。

病菌是活的，同样能繁殖变化消长。

此两者应当分开，不能混作一团看。

西医是能看见两个重要因素的，但偏重于病菌；中医则除注意身体的强弱虚实外，对于病菌，完全没有看到。

病菌的发现，真是西医的最大贡献。

.....

<<中国文化的命运>>

编辑推荐

<<中国文化的命运>>

名人推荐

梁漱溟“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

其学术思想自定位为：“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朝话》），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

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中国文化的命运(尘封七十年的遗稿首次呈现)》通过三个辑子，各有侧重的向人们阐释了“中国文化之精神”、“社会演进上中西殊途”、“发挥中国的长处以吸引外国的长处”等三部分，探讨学术特性、国人品格、文化通病与奇迹、道德与宗教、民族精神、人权自由、社会构造与制度、人生态度等等精彩内容。

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它总是把家庭那种彼此亲密的味道，应用到社会上去，跟‘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相反，它是互以对方为重，互相以对方为重。

”“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我只指出两大古怪点：一是那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一是那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

”“在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我可能比其他的普通人不同一点的，就是我好像望见了，远远地看到。

看到了什么呢？

看到了王阳明，看到了孔子。

我是望到，远远地望到，并且还不能很清楚地看见；好像天有雾，在雾中远远地看见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阳明是怎么回事。

”——梁漱溟

<<中国文化的命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